

中亚库尔德人：离散民族的历史迁徙 与融合困境*

白胜洁**

内容提要 20世纪30~40年代，外高加索的库尔德人作为“特殊移民”被苏联政府强制迁徙至中亚。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对“特殊移民”库尔德人进行了接收和管理。由于政治上受压制，经济上被封闭，库尔德人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赫鲁晓夫执政时期。50年代中期，苏联政府虽然对库尔德人进行了平反，却不允许他们返回故地。为重归外高加索并恢复民族自治，库尔德人与多方力量展开了博弈，但受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回迁问题一直未能解决。苏联解体以后，库尔德人回迁已不再可能，因此他们开始艰难地融入。库尔德人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经历了从自我坚守到适应改变，再到族群身份和国民身份重构的普遍的文化适应过程。主流群体的不同态度对库尔德人日后在中亚各国的处境及发展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关键词 中亚 库尔德人 离散族群 文化适应 苏联

中亚的库尔德人主要是苏联时期从外高加索强制迁徙至中亚的移民及其后裔构成的社会群体。他们在俄文文献资料中被称为“Диаспора”（离散族群）。“离散族群”意指被迫由故乡迁出，移居国外的人。^① 中亚库尔德人就属于离散族群，他们是典型的跨界民族，主要居住在历史上的“库尔德

*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7XGJ008）、第67批面上资助“西部地区博士后人才资助计划”项目（2020M673622XB）阶段性成果。

** 白胜洁，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讲师，西北大学世界史流动站博士后。

① 李琪：《历史记忆与现实侧观：中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300页。

斯坦”^①，20 世纪 30~40 年代作为“特殊移民”（Спецпереселенцы）被强制迁徙至中亚地区。“特殊移民”是 20 世纪 30~50 年代，苏联政府通过实行特殊移民政策，主要以流放富农和驱逐少数民族等方式，人为制造的一种特殊社会群体。^② 他们长期过着半囚禁的生活，直到 1957 年以后才得以平反。库尔德人是苏联政府强制迁移的“特殊人口”^③ 之一，属于“政治受难型”离散群体。“政治受难型”离散群体是指因战争或政治原因而成为无家可归的社会群体。^④ 苏联政府实行的特殊移民政策产生了大量“政治受难型”离散群体。^⑤ 他们与库尔德人一样，在中亚普遍面临着离散与回归、“国民性”和“族群性”认同、离散群体的跨国网络等问题。因此，研究中亚的库尔德人问题不仅有助于了解中亚的“离散族群”问题，而且对认识如何规避或消除由离散族群引发的民族冲突以及分析多民族国家族际关系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界长期关注中东库尔德人的研究，^⑥ 但对于中亚的库尔德人缺乏必要的关注。近年来，随着大量俄罗斯相关档案文件的解密，俄罗斯学术界开始关注中亚的库尔德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布卡依教授于 2012 年出版的专著《俄罗斯的库尔德世界（1917-2010）》^⑦，其主要侧重于梳理近百年来库尔

-
- ① 今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交界以及高加索部分地区构成的一个狭长弧形地带。
- ② 师建军：《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5 期，第 88 页。
- ③ 主要指流放的富农和少数民族。
- ④ 郝国强认为，离散群体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下产生的，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不同的离散群体类型。各离散群体的表现特征、现实遭遇、生存策略及集体诉求也是完全不同的。他将离散群体大致划分为“政治受难型”“经济交往型”“跨国移民型”三种类型。参见郝国强《“离散”研究的发展脉络及省思》，《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第 102 页。
- ⑤ 远东、外高加索和克里米亚以及其他地区的 20 多个少数民族被迫从故乡迁出，到达中亚并在此地繁衍生息，涉及人数达 40 万。参见李琪《历史记忆与现实侧观：中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 227 页。
- ⑥ 参见唐志超《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敏敬《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马晓霖主编《动荡中东与库尔德问题》，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唐志超《政治游说与社会公关：库尔德移民对欧盟库尔德政策制定的影响》，《西亚非洲》2019 年第 3 期，第 79~98 页。
- ⑦ Бугай Н. Р. , *Курдский мир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ко – правовая практика, интеграция,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1917 – 2010 – е годы)*,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я, 2012.

德人在俄罗斯的发展史，虽然对库尔德人被强迁中亚的历史有所涉猎，但并未做深入的分析 and 探讨。国内学术界仅有少数学者^①在论及苏联强制迁移少数民族问题时提到 20 世纪 40 年代库尔德人被强迁至中亚的数量。本文以最新解密的档案文件汇编《苏联—俄罗斯：近百年来的库尔德人》^②（阿克瓦里乌斯出版社，2014）为研究基础，着重探讨了库尔德人在苏联时期迁至中亚的历史和现状，以期丰富我们对中亚库尔德人的认识，揭示当前他们在中亚^③的发展特征及其前景。

一 “特殊移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库尔德人向中亚迁徙的浪潮

如今，散居于中亚各国的库尔德人主要是苏联时期从外高加索地区迁至中亚的移民及其后裔。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紧张，苏联政府以“不可靠”为借口将一些少数民族从国家边境强制迁徙到“特殊移民区”^④。最先遭到强制迁徙的是居住在苏联西北部列宁格勒州和卡累利自治共和国境内的芬兰人，随后便是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波兰人、远东地区的朝鲜人以及南部外高加索地区的库尔德人。^⑤

（一）二战前高加索库尔德人的强制迁徙

二战爆发前夕，苏联政府将边境地区的库尔德人、伊朗人、朝鲜人、德国人、波兰人等均视为“不可靠”的民族，试图将其从苏联边境地区“清理”出去。^⑥ 1936 年 12 月 17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了“第 2123 - 420

① 李琪：《历史记忆与现实侧观：中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 230 页；初祥：《苏联斯大林时期强制迁移少数民族及其后果》，《世界民族》1998 年第 3 期，第 42 页。

②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③ 本文“中亚”指的是狭义的中亚，即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④ “特殊移民区”是苏联政府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中亚等未开垦的地区划定的区域，用于安置被强迁的富农和少数民族。

⑤ 师建军：《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5 期，第 90 页。

⑥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136.

号”决议,规定务必将库尔德人中的反革命分子驱逐出阿塞拜疆共和国(以下简称“阿塞拜疆”)。部分库尔德人被驱逐出阿塞拜疆,这是外高加索地区被驱逐的首批库尔德人。^①仅半年后,1937年7月7日,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颁布“第103/1127-267号”决议,再次指出库尔德人是“不可靠”的,必须将其从亚美尼亚共和国(以下简称“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边境地区驱逐到中亚。苏联国家安全局解密文件披露,其中812名库尔德人迁至吉尔吉斯共和国(以下简称“吉尔吉斯”),513名迁至哈萨克共和国(以下简称“哈萨克”)。^②需要指出的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个加盟共和国对驱逐库尔德人的态度完全不同。前者允许库尔德人登记为“阿塞拜疆人”,后者则协助苏共中央借机对库尔德人进行“清理”。究其原因,与两个加盟共和国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不同的民族政策有关。阿塞拜疆的民族政策较为宽容,从未强制其他族群“阿塞拜疆化”,^③但亚美尼亚却长期追求民族同化。^④

二战前夕苏联国内和周边政治环境的变动是库尔德人遭到强制迁徙的主要原因。一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境内仍存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其中就包括边境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斯大林认为它们是苏联境内的异己力量,是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的社会土壤。^⑤亚美尼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Г. А. 阿鲁秋诺夫(Г. А. Арутюнов)提出库尔德人是被“人民公敌”利用的棋子,这种看法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⑥部分库尔德人因“反革命”罪名被驱逐。二是二战爆发前夕,苏联和土耳其关系骤然降温。为防患于未然,斯大林认为有必要在苏土边境采取行动,维护边境安全。^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

① Бугай Н. Р., *Курдский мир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ко-правовая практика, интеграция,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1917-2010-е год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я, 2012, с. 113-114.

②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114.

③ Ахмеди А., “Из Армении насильственно выдворяются курды – езиды и ассирийцы,” *Live-Journal*, Vol. 26, No. 8 (2008), <https://yandex.ru/search/?lr=10591&text>.

④ Айдын Ли – заде, “Только ли против турок действуют армянские националисты?,” *Dispute.az*, Июль, 2002, <http://pews.az>.

⑤ 师建军:《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91页。

⑥ Джаяри Ф., “Дело №7623,” *Голос курда. Апрельмай*, №4 (24-25), 1993, с. 6-7.

⑦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110.

疆毗邻土耳其，两个加盟共和国的库尔德人，被怀疑是土耳其的间谍，故遭到强制迁徙。俄罗斯学者认为，1937年库尔德人被驱逐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土耳其有关。哈萨克斯坦的记者伊戈尔·亨（Игорь Хен）认为，1937年对库尔德人的强制迁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库尔德人被怀疑是土耳其的间谍。^①

库尔德人在迁往中亚的途中，交通条件极为艰苦。由于车厢内缺少水和食物，温度又较低，导致传染病流行，部分库尔德人患了重病。1938年12月9日，在苏联内务部收到的一份电报中有这样的描述：“在运载库尔德人的一列火车上，疟疾重症患者16名，小儿麻痹患者（儿童）8名，途中死亡7人，其中2名儿童。”^②除忍受车内恶劣的环境外，库尔德人还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据库尔德人安瓦尔·纳迪尔罗夫（Анвар Надиров）回忆：“由于没准备保暖的衣服和充足的食物，库尔德人一路上饥寒交迫。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被驱逐，也不知道车驶向哪里，有些同伴因为无法承受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离开了我们。”^③

由于保存下来的档案文件较少，对被强制迁移的库尔德人的数量，尚无法提供一个可靠的数据。亚美尼亚学者Г.阿萨特良（Г. Асатрян）、В.阿拉克洛娃（В. Аракелова）认为，这时期被强制迁移的库尔德人数不少于2万人。美国学者В.苏尼斯特科夫斯基（В. Сунитковский）则认为1937年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强迁至中亚的库尔德人达4.8万人。^④

该时期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库尔德人被强制迁出的行为属于战争爆发前夕苏联边境地区跨界民族的迁移。此迁移类型属于战前的防御性措施，主要目的是防止他们被敌人利用，以确保国防安全。^⑤同时期遭到迁移的还有朝鲜人、亚美尼亚人和伊朗人等，其中18085户被安置在哈萨克，11000

① Бугай Н. Р. , *Курдский мир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ко – правовая практика, интеграция,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1917 – 2010 – е годы)*,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я, 2012, с. 113.

② Бугай Н. Р. , *Курдский мир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ко – правовая практика, интеграция,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1917 – 2010 – е годы)*,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я, 2012, с. 115.

③ Бугай Н. Р. , *Курдский мир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ко – правовая практика, интеграция,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1917 – 2010 – е годы)*,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я, 2012, с. 115.

④ Бугай Н. Р. , *Курдский мир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ко – правовая практика, интеграция,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1917 – 2010 – е годы)*,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я, 2012, с. 115.

⑤ 初祥：《苏联斯大林时期强制迁移少数民族及其后果》，《世界民族》1998年第3期，第42页。

户被安置在乌兹别克共和国 (以下简称“乌兹别克”)。^①

(二) 二战后期高加索库尔德人的强制迁徙

20 世纪 40 年代, 苏联政府的特殊移民政策由 30 年代初的“流放富农”转向驱逐少数民族。^② 卫国战争爆发以后, 斯大林以一些少数民族“背叛社会主义苏联”“通敌”“勾结德军”为借口, 对苏联边境十几个少数民族进行了整体性迁移。^③ 在此背景下, 格鲁吉亚共和国 (以下简称“格鲁吉亚”) 的部分库尔德人也被强迁至中亚地区。

1944 年 7 月 31 日, 苏联国防委员会颁布了“第 6279 号”决议, 规定将居住在毗邻土耳其边境的 86000 名苏联库尔德人、土耳其-梅斯赫特人 (Турок-месметинец)、赫姆申人 (Хемшил) 从格鲁吉亚迁至中亚地区, 其中 40000 人迁至哈萨克、30000 人迁至乌兹别克、16000 人迁至吉尔吉斯。^④ 此次迁徙行动原计划在半年内完成, 但斯大林考虑边防形势紧迫, 责令内务部部长贝利亚必须在十天内完成。苏联政府在十天内从格鲁吉亚共迁出特殊移民 91095 人。^⑤ 为保障迁移任务的顺利完成, 苏联当局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在财政方面, 为特殊移民的迁徙和安置拨款 3000 万卢布;^⑥ 要求农业银行为每户移民提供 7000 卢布的贷款; 为运输特殊移民的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和格鲁吉亚分别额外调拨汽油 75 吨、35 吨、70 吨和 100 吨; 减免特殊移民在新居住地的税收; 等等。此外, 苏联政府还要求地方当局接收特殊移民的牛、马和羊等, 数量共计超过 10000,^⑦ 并且保证特殊移民在运输途中的食物供应和医疗服务等。

-
- ①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150.
- ② 师建军:《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5 期, 第 93 页。
- ③ 田冰:《苏联强制民族迁徙政策及其历史启示》,《太原大学学报》2015 年第 4 期, 第 21 页。
- ④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167 - 168.
- ⑤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171.
- ⑥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167 - 168.
- ⑦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201.

本次迁移行动虽超额完成了斯大林指定的计划，但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些过火行为，伤害了库尔德人的民族情感。正如学者 Б. Н. 艾特巴耶夫 (Б. Н. Айтбаева) 在文章中所言，1944 年库尔德人的驱逐行动是缺失道德和人性的行为。^① 类似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的库尔德人也被强制迁至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和乌兹别克。他们离开之后，这些空置的库尔德村镇被从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迁来的亚美尼亚人占用。^② 这也成为日后亚美尼亚坚决反对库尔德人回迁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4 年，库尔德人作为“特殊移民”被强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随着集体化的实现和卫国战争的爆发，苏联领导人认为，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驱逐少数民族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民族问题，强制实行民族同化和融合。^③ 二是基于维护苏联国防安全的需要，^④ 格鲁吉亚边境库尔德人被怀疑不仅有向海外移民的倾向，而且还为土耳其的情报机构招募间谍分子提供渠道。^⑤

关于这一时期从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迁出的特殊移民库尔德人的数量，尚无官方统计的准确数据。俄罗斯学者 Ш. Х. 姆科伊 (Ш. Х. Мгой) 认为，1944 年从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强制迁徙的库尔德人大约有 4 万人。^⑥ 我国学者初祥也持类似的想法。^⑦

1944 年格鲁吉亚的库尔德人被强迁的行动属于苏联政府在卫国战争爆发后以“通敌”为由对少数民族进行整体迁移的类型。卫国战争时期，在这些民族当中确实存在少数通敌的情况，但苏联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一

① Джалилов А. М. Жамелов Б. А. , “ Из Истории депортации курдов в Казахстан ,” *МЦНС Наука и Просвещение*, World Science: Problems and Innovations, 2018, с. 134 – 135.

② Бугай Н. Р. , *Курдский мир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ко-правовая практика, интеграция,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1917 – 2010 – е год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я, 2012, с. 166.

③ 师建军:《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5 期,第 93 页。

④ Бугай Н. Р. , *Курдский мир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ко-правовая практика, интеграция,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1917 – 2010 – е год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я, 2012, с. 163.

⑤ Бугай Н. Р. , Мамаев М. И. ,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166.

⑥ Мгой Ш. Х. , “ Не допускать ингилизм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малых народов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 5, 1989, с. 21 – 23.

⑦ 初祥:《苏联斯大林时期强制迁移少数民族及其后果》,《世界民族》1998 年第 3 期,第 42 页。

些民族全部驱逐家园, 试图通过简单化的方式消除边境不安定因素的行为, 不但未能解决实际问题, 还伤害了民族情感并失去了民族信任。^① 苏联当局在这时期迁出移民达 22.5 万人。同时期被迁出的还有车臣人、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克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 - 鞑靼人等。^②

(三) 二战后中东库尔德人向乌兹别克的迁徙

1947 年 5 月 17 ~ 18 日, 阿塞拜疆政府接收了穆斯塔法·巴尔扎尼 (Мустафа Барзани) 率领的 499 名伊拉克库尔德军人。这支军队创建于伊拉克, 因赴伊朗参加库尔德人独立活动而遭到了伊朗军队的镇压。为躲避伊朗军队的追捕, 他们跨越苏伊边界进入阿塞拜疆。阿塞拜疆书记 А. 巴基罗夫 (А. Багиров) 遵照苏共中央指令将这支军队安置在里海沿岸的一个营地, 为其供应食物, 还帮助其组建步枪连、炮兵连、工兵排、通信排和坦克排。同年 10 月, 苏联国防部派遣了 25 名军官对其进行军事培训。^③

1948 年初, М. 巴尔扎尼为自身安全考虑向苏联政府申请从阿塞拜疆转移到远离伊朗边境的其他地方。同年 9 月 28 日, 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了“第 2943 - 1210 号”决议, 要求将这支库尔德军队从阿塞拜疆的巴库地区迁至乌兹别克的塔什干铁路的共青团站, 在这里安顿并继续组织军事培训。^④ 但不久, М. 巴尔扎尼因为对自己的处境极为不满而积极寻求改变。1948 年末, М. 巴尔扎尼执意要求乌兹别克中央书记 У. 尤苏波夫 (У. Юсупов) 为其安排与斯大林见面, 又提出要派遣军官士兵、预备飞行员、坦克兵、爆破兵到塔什干党校学习等其他要求。苏联内政部决定解散 М. 巴尔扎尼军队, 并将其分成若干小分队安置于乌兹别克境内的集体农庄和工业企业之中。1959 年 3 月, 苏联政府批准这支库尔德军队回国。一个月后, 苏联政

-
- ① 初祥:《苏联斯大林时期强制迁移少数民族及其后果》,《世界民族》1998 年第 3 期, 第 42 页。
- ②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241.
- ③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245 - 247.
- ④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247.

府护送 851 名伊拉克库尔德军人及其家属回到了伊拉克。^①

1946 ~ 1948 年伊拉克库尔德军人为寻求苏联政府庇护自发迁入中亚的行为属于二战后苏联政府接收境外政治难民的类型。其主要目的是加强与伊拉克的政治联系并借机参与中东事务。

综上所述，20 世纪 30 ~ 40 年代，受国际和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中亚出现了三次库尔德人的迁徙浪潮。前两次移民浪潮属于苏联境内迁徙，即在苏联政府实施特殊移民政策的背景下，库尔德人作为“特殊移民”从外高加索被强制迁徙至中亚。第三次移民浪潮属于跨境迁徙，即中东库尔德人为躲避伊朗军队的追捕而逃至乌兹别克。这部分库尔德人于 1959 年被苏联政府送回伊拉克。外高加索的库尔德移民因无法返回故土而留居中亚，他们及其后裔构成如今中亚库尔德人的主体部分，也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对象。

二 他乡难安：库尔德人的艰难际遇 与中亚加盟共和国的安置

20 世纪 30 ~ 40 年代，外高加索的库尔德人作为“特殊移民”被苏联政府安置到中亚。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对特殊移民库尔德人进行了接收和管理。因为“特殊移民”的身份，库尔德人在政治上不被信任，在社会上受歧视，在精神上受打击，无法正常发展文化。直到 50 年代中期，苏联政府开始对库尔德人进行平反，他们的处境才有所好转。

（一）20 世纪 30 年代对库尔德人的初步安置

1937 ~ 1939 年，哈萨克、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的移民安置点陆续接收了从外高加索地区迁来的库尔德人。^② 到 1937 年末，哈萨克共接收 553 户库尔德家庭。他们因“反革命”、“走私”和“强盗”等罪行被驱逐至此，^③

① Бугай Н. Р. , Мамаев М. И. ,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305.

② Джалилов А. М. , Жамелов Б. А. , “ Из Истории депортации курдов в Казахстан,” *МЦНС Наука и Просвещение*, World Science: Problems and Innovations, 2018, с. 132.

③ Бугай Н. Р. , Мамаев М. И. ,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154.

主要被安置在阿拉木图和南哈萨克各州。^① 到 1939 年, 乌兹别克共接收特殊移民 11000 户。^② 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 1937 ~ 1938 年接收的移民劳动力主要用于农业领域, 其中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和伊朗人被安排种植棉花。^③ 吉尔吉斯在 1937 年 12 月接收亚美尼亚的特殊移民库尔德人 600 户。最初他们被安置在矿山工作, 后因他们拒绝安排而转至集体农庄。^④

库尔德人到达中亚之初, 由于移民区管理机构对特殊移民的安置存在诸多疏漏, 库尔德人在移民区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 如居住条件差、物资紧缺、就医困难等。当时多数库尔德家庭都急需衣服和鞋子, 尤其是童鞋。15% 的儿童因没有鞋子无法上学。^⑤ 粮食不足也是常见现象, 个别农户甚至没有维持生存的口粮。一些生活必需品, 如灯具、桌椅、厨具及煤油等也供应不足。此外, 就医难也是他们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医院通常离特殊移民区较远。例如, 哈萨克的库尔德人集体农庄与最近的医疗中心相距 30 公里。^⑥ 库尔德人阿里·奥斯曼诺夫 (Али Османов) 是此次迁徙的亲历者, 他在回忆这段艰难的生活时写道: “1937 年, 苏联政府强行将居住在毗邻土耳其边境地区的库尔德人迁往哈萨克。到达特殊移民区之后, 这些库尔德人被管理人员进行了分散安置。我们全家被安置在哈萨克的贾拉拉巴德州, 当时正值冬季, 气候寒冷, 我们居无定所, 衣食无着, 生活困苦不堪。”^⑦

为改善特殊移民的生活条件, 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些措施, 但收效并不明显, 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当局所出台的系列措施未能较好地贯彻和

-
- ①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150.
- ②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150.
- ③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150.
- ④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147.
- ⑤ Джалилов А. М., Жамелов Б. А., “Из Истории депортации курдов в Казахстан,” *МЦНС Наука и Просвещение*, World Science: Problems and Innovations, 2018, с. 133 – 134.
- ⑥ Джалилов А. М., Жамелов Б. А., “Из Истории депортации курдов в Казахстан,” *МЦНС Наука и Просвещение*, World Science: Problems and Innovations, 2018, с. 134.
- ⑦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115.

落实。例如，在哈萨克的 18085 户特殊移民中仍有 2445 户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哈萨克计划为特殊移民修建 404 套住房，但实际仅建成 212 套，相当于完成原计划的 52%。^① 二是国家安置特殊移民的专项物资被其他部门挪用。例如，苏联政府为安置库尔德人、朝鲜人、亚美尼亚人和伊朗人，向哈萨克拨预算款 424.7 万卢布、长期贷款 1989.6 万卢布，向乌兹别克拨预算款 1440.6 万卢布，长期贷款 979 万卢布。^② 但专项资金在落实的过程中却被其他部门挪用，导致安置物资缩减，特殊移民生活艰苦。

由于条件艰苦、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加之移民区的管理制度并不严格，移民安置点屡次出现库尔德人逃跑的事件。1937 年 12 月末，从亚美尼亚迁来了 600 户库尔德人，其中分配到“科克扬加克”（Кок - Янгар）矿的 112 户库尔德家庭逃跑了 38 户。1938 年 6 ~ 8 月，哈萨克的 54 户库尔德人逃回阿塞拜疆。^③ 为防止移民逃跑，政府采取了两方面措施。一是积极改善特殊移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1938 年 12 月 10 日，哈萨克筹划为库尔德人建房 404 套，拨款资金 28.2 万卢布。^④ 1938 年 8 月 3 日，吉尔吉斯人民委员会为 600 户特殊移民申请了 120 万卢布的安置费，为每户库尔德人拨款 2000 卢布。^⑤ 1939 年，哈萨克为每户特殊移民额外提供了 500 卢布贷款的安置费，其中包括每户 200 卢布的灌溉贷款和 300 卢布购置日常生活用具的贷款。因得益于该项政策，802 户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和赫姆申人共获得 401 万卢布的贷款。^⑥ 二是不断加强对移民区的管理。1940 年 4 月 11 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颁布了“第 00444 号”决议，要求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国安

① Джалилов А. М., Жамелов Б. А., “Из Истории депортации курдов в Казахстан,” *МЦНС Наука и Просвещение*, World Science: Problems and Innovations, 2018, с. 134 – 135.

② Бугай Н. Р., *Курдский мир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ко-правовая практика, интеграция,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1917 – 2010 – е год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я, 2012, с. 119 – 120.

③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119.

④ Джалилов А. М., Жамелов Б. А., “Из Истории депортации курдов в Казахстан,” *МЦНС Наука и Просвещение*, World Science: Problems and Innovations, 2018, с. 134.

⑤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147.

⑥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153.

全局第 3 支局必须对库尔德人、朝鲜人和伊朗人进行严格的行政监督。^① 在这些措施下, 移民的逃跑数量有所减少。

(二) 20 世纪 40 年代对库尔德人安置与管理的加强

自 1944 年 7 月 31 日苏联国防委员会颁布“第 6279 号”决议以后, 中亚移民区管理局就为接收从格鲁吉亚迁来的 86000 名特殊移民做准备工作。吉尔吉斯在 1944 年接收库尔德人 1533 名, 为防止他们逃跑, 将其安置在偏远的山区。^② 乌兹别克在 1944 年接收 55550 名特殊移民, 将其分散安置在塔什干、撒马尔罕、费根和布哈拉地区等上百个村庄。^③ 截止到 1944 年 12 月, 中亚各共和国接收从格鲁吉亚迁来的特殊移民共 92307 人。他们被广泛分布在农业领域, 其中安置在集体农庄的有 8.5 万人, 在国营农场有 6316 人, 在工业企业有 1395 人。^④ 特殊移民的生活状况相当艰难。由于迁徙行动过于匆忙, 大部分特殊移民没准备衣服和粮食等必备物资。据 1945 年 1 月 10 日乌兹别克内务部提交贝利亚的报告记录, 从格鲁吉亚迁来的特殊移民库尔德人、土耳其-梅斯赫特人及赫姆申人中, 有 8000 多人 (约占 15%) 缺乏粮食、衣服、鞋靴等必要物资。^⑤

为解决特殊移民生活困难的问题, 苏联政府采取了增加物资供应和现金补贴、改善居住条件及减免税收等多方面积极应对措施。在增加物资供应方面, 1944 年 12 月 9 日,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为急需粮食的特殊移民家庭调拨了 15 吨面粉。^⑥ 1945 年 1 月 20 日, 内务部为格鲁吉亚移民派发了

① Бугай Н. Р., *Курдский мир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ко-правовая практика, интеграция,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1917–2010 – е год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я, 2012, с. 122.

② В. Набиев., “Курды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RIATAZA, 13.09.2019, <https://riataza.com/2019/09/13/kurdy-kazahstana-i-srednej-azii-vakil-nabiev/>.

③ В. Набиев., “Курды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RIATAZA, 13.09.2019, <https://riataza.com/2019/09/13/kurdy-kazahstana-i-srednej-azii-vakil-nabiev/>.

④ Бугай Н. Р.,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меньшинства в системе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урок истории,” *Голос курд*, №. 3–4, 1993, с. 4.

⑤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05.

⑥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211.

851 吨面粉和 213 吨米糝。^① 1945 年 3 月 15 日，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为乌兹别克、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调拨马铃薯 3158.4 吨、蔬菜 453.7 吨。^② 1945 年 5 月 5 日，苏联内务部为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拨款 459.45 万卢布，以及 11500 吨蔬菜、975 吨粮食种子、2257 公斤大麦。^③ 在改善居住条件方面，1944 年，苏联内务部出台了关于为特殊移民修建 29500 所住房的决议。1945 年 12 月 20 日，哈萨克内务部为特殊移民建房申请 6300 万卢布贷款。^④ 在减免税收方面，1945 年 6 月 28 日，苏联内务部颁布了“第 1927 号”决议，规定在 1945~1946 年免除从北高加索、克里米亚、格鲁吉亚迁来的特殊移民的各种赋税，包括免除他们的农产品税、居住在城镇的特殊移民缴纳的农业税。^⑤

与 30 年代中后期迁来的移民一样，格鲁吉亚的特殊移民在移民安置点也出现了逃跑的现象。1944 年 11 月至 1948 年 10 月，从格鲁吉亚迁来的库尔德人、土耳其-梅斯赫特人和赫姆申人逃跑了 2310 人，后来仅找回 361 人。^⑥ 据格鲁吉亚内务部所管辖的人口调查部门反映，在 1945~1948 年，从安置点地逃回格鲁吉亚的移民有 608 人，其中库尔德人 203 人，土耳其-梅斯赫特人 149 人，赫姆申人 15 人。^⑦

为防止特殊移民逃跑，当局不断强化管理制度。首先，颁布一系列法令。1945 年 1 月 8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了第 35 号决议《关于特殊移民的法律地位》，对格鲁吉亚特殊移民的法律地位及其行为规范做了详细的规定。^⑧ 该

①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205.

②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224.

③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209.

④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215.

⑤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213.

⑥ Б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234.

⑦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237.

⑧ Бугай Н. Р., *Курдский мир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ко-правовая практика, интеграция,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1917–2010 – е год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я, 2012, с. 194.

决议的颁布使特殊移民库尔德人处于苏联内务部特种警备司令部的严密监视之下。1948 年 11 月 26 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法令《关于特殊移民擅自离开移民居住点需承担刑事责任》, 规定特殊移民属于永久性迁徙, 无权返回传统居住地, 如擅自离开特别警备部所指定的移民区域, 将服 20 年苦役和剥夺人身自由 5 年。该法令也适用于从格鲁吉亚迁来的库尔德人、土耳其—梅斯赫特人和赫姆申人。^① 其次, 改善特殊移民管理区的监督机构。为确保针对特殊移民出台的各项规章制度能够有效的贯彻落实, 苏联内务部设立特别警备司令部对特殊移民进行了严格的行政监督。当时苏联内务部下设特别警备司令部 2679 个, 每个特别警备司令部负责监管特殊移民 300~1000 人。^② 上述措施对预防特殊移民逃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49 年苏联内务部移民局的统计资料显示, 1949 年 1~3 月, 移民安置点在 3 个月内的逃跑人数减少了 45 人, 拘留和逮捕人数减少了 10 人。^③

总体而言, 20 世纪 30~40 年代, 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对库尔德移民进行了有序的安置和管理, 保证了他们在移民安置点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但由于地方当局在安置和管理移民的工作上仍存在诸多问题, 如政策贯彻落实不到位、移民管理制度松散及具体措施执行有偏差等, 库尔德移民在安置点的生活条件较为艰苦甚至出现移民多次逃跑现象, 这在移民初期表现得最为明显。为解决这些问题, 尽管地方当局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但收效并不明显。

三 故土难归: 中亚库尔德人的回迁问题与各方的博弈

“特殊移民”库尔德人自 20 世纪 30~40 年代被安置到中亚以来, 作为“被惩罚”的人长期过着半囚禁的生活。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 苏联政府虽然对库尔德人进行了平反, 但却不允许他们返回外高加索故地, 要求他们

①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238.

②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252.

③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253.

继续留居中亚。库尔德人与其他被强制迁徙的少数民族一样，为改变自己的境遇与多方力量博弈，但最终受政治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回迁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一）20 世纪 50 年代回迁问题的产生

斯大林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强制迁徙政策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赫鲁晓夫执政以后，苏联政府对 30 ~ 40 年代被强迁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平反。1954 年 7 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移民法律地位的某些限制》的决议。该决议也适用于 1944 年被强迁的库尔德人、土耳其 - 梅斯赫特人、赫姆申人、保加利亚人以及亚美尼亚人等共 79513 人。^① 1956 年 4 月 19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拟定的关于撤销卫国战争时期强制迁徙的克里米亚 - 鞑靼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赫姆申人及其家属等特殊移民限制的法令草案。基于此，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的党中央委员会，着手解除对上述特殊移民安置点的行政监督，从此以后作为特殊移民的库尔德人获得了出入居民点的自由。但由于格鲁吉亚共产党的反对，^② 库尔德人虽然被撤销了相关限制，却未被允许返回原居住地。同年 4 月 28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发了“第 135/142 号”法令，决定撤销对特殊移民库尔德人的所有限制，但不赔偿其留在原居住地的财产，禁止其返乡和恢复民族自治。中亚的库尔德人未能获得回迁故土的权利，回迁问题由此产生，并延续至今。^③ 德意志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卡尔梅克人等苏联的少数民族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库尔德人对返回家园的渴望极其强烈。第一，对家园的深深眷恋。第一代库尔德人是作为特殊移民被强迁至中亚的，他们将中亚视为强制迁徙和流放地，对故土的思念让他们无时无刻不渴望返回家园。第二，库尔德人对新居住地的认同感较低。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前，库尔德人作为“受惩

①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224, 293.

② Бугай Н. Р., *Курдский мир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ко-правовая практика, интеграция,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1917–2010 – е год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я, 2012, с. 198.

③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224, 296.

罚的人民”在中亚被剥夺平等的地位和公民权利,^①属于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群,这都导致他们对新居住地的不适应。第三,外高加索地区的自然环境更适宜居住和生活。外高加索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水资源丰富,气候适宜,而中亚地区则是温带沙漠、草原的大陆性气候,雨水稀少,极其干燥。此外,为防止特殊移民逃跑,中亚各共和国还将其安置在气候更为恶劣的山区。

(二) 20 世纪后期各方在回迁问题上的博弈

自“第 135/142 号”法令颁布以后,库尔德人通过信件、游行以及上访等多种方式向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申请返回家园。为安抚库尔德人的返乡情绪,1964 年 12 月,苏共中央委派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哈萨克的地方当局为库尔德人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赋予他们与其他民族一样的公民权利。受惠于这些政策,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的库尔德人及其家属被安置到农村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到了新居住地之后,他们的生活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而且还积极参加党组织和其他工会组织,并在劳动中获得了勋章和奖章。虽然中亚地方当局实施了一系列的安抚工作,但仍有部分库尔德人坚持返回远在外高加索的故地。他们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多封信函。自 1965 年 9 月至 1967 年 3 月,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收到来自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及阿塞拜疆人等其他少数民族的信件达 3.5 万封,而且很多信是几十甚至上百人联名提交的。^②尽管如此,1968 年 5 月 30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仍认为,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和赫姆申人大规模迁回格鲁吉亚并不合理,因为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和赫姆申人现已深深扎根于此,而且他们在格鲁吉亚的原居住地也有其他人居住。^③同年 6 月,格鲁吉亚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也表示,目前他们没有条件大规模接收回迁的特殊移民,但表示有可能将少数移民安置在因古里河水电站工作。鉴于此,13

① Казиев С. Ш., “Стратегии адаптации наказанных народов и местное население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1941 – 1953 гг.),” *Известия Ал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Алтайский край: Известия АлтГУ, 2015, с. 136.

②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324.

③ Бугай Н. Р., *Курдский мир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ко-правовая практика, интеграция,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1917 – 2010 – е год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я, 2012, с. 204.

个库尔德家庭从贾母布利斯克州（Джамбульская область）回到格鲁吉亚的萨姆特列德斯克区（Самтредский район），但抵达目的地之后却遭到了当地民兵的驱赶。可见，因古里河水电站也没有接收库尔德回迁移民的可能性。自此以后，库尔德人的返迁行动只能被迫中止了。^①

特殊移民库尔德人返迁遇阻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三点。一是苏联政府未制订卓有成效的返迁计划；二是原居住地的地方当局和民众坚决反对回迁；三是他们的原居住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爆发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民族冲突。此时中亚的库尔德人正承受着来自现居住地和原居住地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受中亚国家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少数民族群库尔德人遭到了骚扰和迫害，同时当地政府还拒绝为库尔德人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原居住地的政府和民众均坚决拒绝接受回迁的特殊移民，并扬言会将其从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共和国和克拉斯诺达尔等地区驱逐出去。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亚的库尔德人问题越来越尖锐。^②此时，重归外高加索并成立本民族自治区成为中亚库尔德人的首要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库尔德人亟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确保库尔德移民可以顺利地返回到原居住地；二是在阿塞拜疆恢复库尔德自治区。^③为实现这一目标，库尔德社会组织和知识分子代表多次向苏联政府和阿塞拜疆地方当局呼吁。1989年3月，来自8个加盟共和国的3000多名库尔德人到达莫斯科，他们积极参加抗议游行，以期会见主管部门领导。^④同年6月，库尔德社会活动家代表团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P. H. 尼莎诺夫（P. H. Нишанов）提交申请，阐述了亚美尼亚、乌兹别克、吉尔吉斯等共和国和俄联邦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库尔德人被驱逐和压迫的具体事实，请求苏联政府允许库尔德人在阿塞拜疆恢复自治，并表示他们愿意被安置

① Бугай Н. Р., *Курдский мир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ко-правовая практика, интеграция,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1917–2010 – е год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я, 2012, с. 206.

② Иванов С. М., “Судьба Советских курдов,” *Восток*, №. 6, 2014, с. 58.

③ 库尔德人曾于1923~1929年在今阿塞拜疆共和国境内成立了库尔德自治县。参见 Бугай Н. Р., Бугай Н. Р., *Курдский мир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ко-правовая практика, интеграция,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1917–2010 – е год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я, 2012, с. 90.

④ Бугай Н. Р., *Курдский мир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ко-правовая практика, интеграция,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1917–2010 – е год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я, 2012, с. 209.

在里海沿岸开发无人和无水的土地，也愿意为在安置地生产的农产品和畜产品向国家缴税和缴纳土地租金。库尔德人的诉求得到了苏联一些精英的支持。1990 年 4 月 26 日，著名的苏联评论家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Б. И. 奥列伊尼克 (Б. И. Олейник) 给 М. С. 戈尔巴乔夫写信，表达了对苏联库尔德人的支持。同年 10 月 23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第 №1738 - 1 号”决议，成立由国家委员会副主席 В. П. 索波列夫 (В. П. Соболев) 领导的库尔德民族问题委员会。^①

1991 年库尔德文化中心^② (Центры курд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负责人 Т. М. 布罗耶夫 (Т. М. Броев) 请求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最高苏维埃主席 А. И. 卢基扬诺夫 (А. И. Лукьянов) 加快解决库尔德人的问题，特别是恢复库尔德人的自治及其在立法机关的平等代表权。库尔德民族问题委员会很快接见了多位库尔德代表，并探访了他们的居住地，最后将调研结果上报了苏联最高苏维埃。除建议保护阿塞拜疆、哈萨克、吉尔吉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阿迪格共和国的库尔德人的权力之外，民族问题委员会还提出要加强苏联库尔德问题的研究，增强库尔德母语教育，培养国民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的专家，协助编写相关教科书并发放教学津贴等。^③ 到 1991 年末，中亚库尔德人的回迁计划因苏联解体而被迫中断，此时正顺利推进的回迁工作也戛然而止。^④

综上所述，受政治、战争、经济和社会因素影响，20 世纪 30 ~ 40 年代被强迁中亚的库尔德人，除少数人以非法途径逃回原居住地之外，大部分到苏联解体也未能返回家园。苏联解体以后，虽然部分库尔德人从中亚迁到了俄罗斯，但余下大部分仍留居中亚。据库尔德人的史料推算，苏联解体前，全苏境内的库尔德人有近百万人，其中有 20 万 ~ 25 万人分布在土库曼、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等中亚加盟共和国。^⑤

① Иванов С. М., “Судьба Советских курдов,” *Восток*, №. 6, 2014, с. 58.

② 库尔德文化中心是 Т. М. 布罗耶夫 (Т. М. Броев) 于 1991 年 10 月创建，旨在在俄境内开展库尔德民族文化复兴的活动。

③ Иванов С. М., “Судьба Советских курдов,” *Восток*, №. 6, 2014, с. 59 - 60.

④ Иванов С. М., “Судьба Советских курдов,” *Восток*, №. 6, 2014, с. 58.

⑤ Дасни Ю. Р., “Курдская диаспора России: прошлое и настоящее”, *Kurdistan*, 19. 12. 2010, <https://kurdistan.ru>.

四 艰难融入：中亚国家独立后库尔德人境遇与文化适应

苏联解体以后，库尔德人回迁已不再可能，因此他们开始艰难地融入。长久以来，他们作为外来的少数民族群，在当地民族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利益分配和话语权利均处于边缘化的处境。

（一）中亚独立后库尔德人的生存境遇

中亚的库尔德人主要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南部。由于苏联政府的分散安置政策，库尔德人散居于中亚上百个定居点。^① 库尔德人主要信仰伊斯兰教，多数是逊尼派穆斯林，母语多为库尔德语。^② 近年来，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库尔德人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并参与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与之截然不同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库尔德人没有发展母语教育和民族文化的条件，他们极度担心在新生代中本民族语言和特征消失。

库尔德人是具有现代移民特质的“离散族群”。以同源民族性为感情纽带，以民族认同为基础，他们在中亚建立了两大库尔德社会组织：哈萨克斯坦的“巴尔班格”（Барбанг）协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米迪亚（Мидия）协会。此外，“离散族群”库尔德人对分隔在外高加索、俄罗斯和中东等不同国度的库尔德人也有了更多的交往和了解。他们密切关注相邻国家本族群主体部分的命运和发展趋势。目前，哈萨克斯坦境内库尔德人的族群意识正在增强。鉴于在叙利亚事件中世界各地库尔德人对叙库尔德人的支援，哈萨克斯坦库尔德人不仅直接参加中东战争，向叙库尔德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还利用各种政治手段积极参与库尔德人建国。为实现这一目的，中亚库尔德知识分子代表筹备召开国际会议。可见，当前中亚的库尔德人正处在与世界各地库尔德人独立自主以及增强库尔德人身份认同有关的政治进程中。^③

① Иванов С. М. , “ Судьба Советских курдов ,” *Восток* , №. 6 , 2014 , с. 59 – 60.

② https://ru.qaz.wiki/wiki/Kurds_in_Kazakhstan.

③ Крикунов А. , Плужников Б. , “ Роль курдского фактор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20.05.2013 , <https://catu.su/analytics/462-rol-kurdsogo-faktora-v-centralnoj-azii>.

哈萨克斯坦的库尔德人主要是苏联时期于 20 世纪 30 ~ 50 年代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强制迁徙的移民及其后裔。关于哈萨克斯坦的库尔德人口数量,与 2011 年相比,2017 年增长了 16.8%,官方统计为 44768 人。库尔德人主要信仰伊斯兰教(98.3%),他们的母语主要是库尔德语(88.7%)。^① 当前在哈萨克斯坦定居的库尔德人,与在俄罗斯的不同,他们没有身份问题的困扰。只要他们愿意留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哈萨克政府就会为他们提供合法的公民身份。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库尔德人是 1937 年和 1944 年从外高加索地区强迁而来的特殊移民及其后裔。据 1989 年官方统计,吉尔吉斯境内的库尔德人有 14300 名,但当地库尔德活动家们却认为,基于高出生率和人口统计的误差,当前库尔德人的实际数量应在 2 万以上。^② 目前,大部分库尔德人居住在楚伊山谷的阿拉姆丁和索库卢克区。少部分散居于塔拉斯山谷数十个居民点。当前他们的生活处境,较“特殊移民”身份撤销之前已有了明显的好转。^③

苏联时期库尔德人落居乌兹别克主要有三次。一是 1944 年从外高加索地区强迁包括库尔德人在内的“特殊移民”,共计约 5.6 万人,他们被安置在塔什干、撒马尔罕、费根和布哈拉地区等上百个村庄。二是 1948 年穆斯塔法·巴尔扎尼率领 499 名伊拉克库尔德军人从阿塞拜疆自愿迁往乌兹别克。^④ 三是 1989 ~ 1990 年,由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685 名库尔德人从外高加索迁入乌兹别克。关于当前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库尔德人数量,目前仅有 1989 年的官方统计数字 1839 人,其中男性为 52.6%,女性为 47.4%。他们大部分人(约 84%)的母语是乌兹别克语,只有少部分人(5.4%)为俄语,但一半以上人员精通俄语。库尔德人主要从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在农业方面,主要种植谷物、烟草;在畜牧业方面,主要饲养牛羊;在手工业方面,主要从事羊毛制品、金属器皿及木雕等产品的

① https://ru.qaz.wiki/wiki/Kurds_in_Kazakhstan.

② В. Набиев, “Курды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RIATAZA, 13.09.2019, <https://riataza.com/2019/09/13/kurdy-kazahstana-i-srednej-azii-vakil-nabiev/>.

③ В. Набиев, “Курды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RIATAZA, 13.09.2019, <https://riataza.com/2019/09/13/kurdy-kazahstana-i-srednej-azii-vakil-nabiev/>.

④ Бугай Н. Р., Мамаев М. И., *Курды СССР—трасса длиною в 100 лет.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ла: Аквариус, 2014, с. 245.

加工；在参政方面，库尔德人没有机会参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生活。^①

现居住在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库尔德人是从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和高加索地区驱逐而来的移民及其后裔。关于该国境内库尔德人的数量，目前尚无统一的说法，而且各说法之间又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与库尔德人被高度同化有关。虽然1995年的官方统计数据为6097人，占总人口的0.1%，当地库尔德人却推测应在30万人以上。目前，大部分库尔德人定居在毗邻伊朗南部边境的阿什哈巴德、格奥克-特平斯基、卡夫金斯基、土库曼-卡琳斯基和拜拉姆-马利亚等地区。他们的母语是库尔德语，也精通土库曼语和俄语，^②多数是逊尼派穆斯林。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库尔德人虽然很重视保留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但因共和国内没有母语教育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条件，他们正逐渐失去身份认同。^③

（二）库尔德人在中亚各国的文化适应

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相互接触所导致的群体及其成员的心理上和文化上的变化被称为“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④布瑞斯（Bourhis）提出的“交互性文化适应模型”（the interactive acculturation model）认为，国家或主流群体采取的一些整合政策对移民群体成员的文化适应取向具有重要影响。^⑤主流群体对非主流群体的文化适应取向表现出四种态度：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熔炉主义（melting pot）、隔离（segregation）和排斥（exclusion）。^⑥

① “Курды Узбекистана,” Kurdist.ru, 07.11.2009, <http://kurdist.ru/>.

② В. Набиев, “Курды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RIATAZA, 13.09.2019, <https://riataza.com/2019/09/13/kurdy-kazahstana-i-srednej-azii-vakil-nabiev/>.

③ Admin, “Создание Ассамблеи народа Казахстана,” Kazportal, 15.04.2015, <https://www.kazportal.kz/sozdanie-assamblei-naroda-kazahstana/>.

④ 王超：《试论主流文化态度对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影响——以中亚东干人为例》，《世界民族》2012年第5期，第80页。

⑤ R. Y. Bourhis, L. C. Moese, S. Perreault, S. Seneacal, “Towards an Interactive Acculturation Model: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32, No. 6 (1997), pp. 369 – 386, 转引自张劲梅、张庆林《多维文化适应模型与国外族群关系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第83页。

⑥ W. J. Berry, Poortinga, Y. H. Segall, M. H. Dase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54 – 357, 转引自张劲梅、张庆林《多维文化适应模型与国外族群关系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第83页。

中亚各国的主流文化群体对库尔德人的文化适应取向的态度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两种。

一是以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为代表的“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是主流群体对非主流群体所采取的整合策略，即尊重非主流群体的权利，在保留其原有文化的基础上与其展开正常的交往。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对库尔德人所采取的整合策略，使其得以复兴自己民族文化传统、保留族裔认同及通过积极参与公共的政治社会生活而较快地融入主流社会。

哈萨克斯坦独立以后，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认为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国家未来的基础，也是国家进步和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①关于这一点，哈萨克斯坦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 M. 别克捷诺娃 (M. Бектенова) 也指出，民族团结是国家的战略资源。^②基于此，以民族团结为目标而成立的民族文化协会在哈萨克斯坦开始出现和运营。据 1999 年官方统计，在哈萨克斯坦居住的 130 个民族中，35 个民族成立了 365 个民族文化协会。其中包括库尔德人成立的“巴尔班格”。^③该组织原名为库尔德人区域社会联合会“亚克本”(Якбун)，1993 年 3 月在哈萨克斯坦注册，是最早成立的库尔德社会组织，1999 年更名为“巴尔班格”。该组织的主旨是为发展族裔文化创造必要的条件，采用节日、音乐会、科学、实践和方法研讨会等形式举办旨在维护库尔德民族习俗和传统的活动，实现满足库尔德人的社会经济需求以及保证其合法权益的目的。^④国家积极推动复兴和保护每一个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其中也包括库尔德人。2006 年，哈萨克教育部批准 K. И. 米尔佐耶夫 (K. И. Мирзоев) 主编的库尔德语教程 Zimanêkurdî 作为普通教育

① Назарбаев Н.,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единство – наш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выбор,” Inform. kz, 26. 10. 2009, https://bureau.kz/article_1198/.

② “Единство в многообразии: как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повысить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проводимой этнополитики Читайте больше,” Nur, 26. 03. 2021, <https://www.nur.kz/politics/kazakhstan/1904777-edinstvo-v-mnogoobrazii-kak-v-kazahstane->.

③ Admin, “Создание Ассамблеи народа Казахстана,” kazportal, 15. 04. 2015, <https://www.kazportal.kz/sozdanie-assamblei-naroda-kazahstana/>.

④ “Ассоциация Барбанг курдов Казахстана,” Assembly, 03. 06. 21, <https://yandexwebcache.net/yandbtm? l>.

学校和星期日学校的教材供老师和学生使用。^① 在库尔德人聚居的城市，为中小学开设库尔德语课和教授库尔德文学。在哈萨克斯坦人民协会的赞助下，用库尔德语出版了杂志《长子》（*Первенец*）和月刊《库尔德人的生活》（*Жизнь курдов*），设立库尔德协会官网（网址为 www.berbangnur.kz），^② 发行《库尔德报》。^③ 目前，多数库尔德人在哈萨克斯坦有机会进入政治、私营企业以及科研等工作领域，并能够发挥重要的创造力和潜能。^④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后，为加强民族团结成立了旨在联合所有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组织的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大会。目前，该大会已联合了 30 多个社会文化中心和联盟，其中包括库尔德人的社会组织米迪亚协会。该协会成立于 1993 年，创始人是 С. 卡西莫夫（С. КАСЫМОВ），现由拉谢伊多夫（Р. Сеидов）领导。^⑤ 米迪亚协会的主旨是复兴库尔德人的语言、文化、习俗和艺术，并保护他们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利益。^⑥ 吉尔吉斯斯坦人民依托米迪亚协会在发展库尔德民族文化以及保证公民权利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文化方面，国家广播电台自 2002 年开始每周播放库尔德语广播 15 分钟。在教育方面，库尔德人有机会在中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学习，目前有 40 多人受过高等法律教育，其中部分人员在内务部系统担任不同的职位，有些人员已晋升上校和中校。^⑦ 在参政方面，有部分人员在政府机关担任高级职位，如 К. И. 米尔佐耶夫担任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大会副秘书长。^⑧

① В. Набиев, “Курды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RIATAZA, 13.09.2019, <https://riataza.com/2019/09/13/kurdy-kazahstana-i-srednej-azii-vakil-nabiev/>.

② Admin, “Создание Ассамблеи народа Казахстана,” kazportal, 15.04.2015, <https://www.kazportal.kz/sozdanie-assamblei-naroda-kazahstana/>.

③ https://ru.qaz.wiki/wiki/Kurds_in_Kazakhstan.

④ В. Набиев, “Курды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RIATAZA, 13.09.2019, <https://riataza.com/2019/09/13/kurdy-kazahstana-i-srednej-azii-vakil-nabiev/>.

⑤ В. Набиев, “Курды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RIATAZA, 13.09.2019, <https://riataza.com/2019/09/13/kurdy-kazahstana-i-srednej-azii-vakil-nabiev/>.

⑥ В. Набиев, “Курды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RIATAZA, 13.09.2019, <https://riataza.com/2019/09/13/kurdy-kazahstana-i-srednej-azii-vakil-nabiev/>.

⑦ В. Набиев, “Курды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RIATAZA, 13.09.2019, <https://riataza.com/2019/09/13/kurdy-kazahstana-i-srednej-azii-vakil-nabiev/>.

⑧ Крикунов А., Плужников Б., “Роль курдского фактор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Catu, 20.05.2013, <https://catu.su/analytics/462-rol-kurdsogo-faktora-v-centralnoj-azii>.

二是以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为代表的“熔炉主义”。“熔炉主义”是主流群体对非主流群体所采取的同化策略，即与非主流群体展开交往的前提是要求其不保留原有的文化认同。因为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对库尔德人实施民族同化策略，当前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库尔德人已几乎被完全同化。

土库曼斯坦独立以后，总统萨帕尔穆拉特·阿塔耶维奇·尼亚佐夫关闭了几乎所有非土库曼斯坦人的学校。土库曼政府对库尔德人的同化计划始于 80 年代，为实现这一目的，到 1995 年关闭了所有在苏联时期建立的库尔德人图书馆、文化中心，库尔德语教学学校等。^①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库尔德人没有获得母语教育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条件，同时也没有机会参与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

综上所述，当前库尔德人在中亚各国的生活处境及社会融合程度相差较大，这与所在国主流群体实施的文化策略直接相关。受益于主流群体的整合策略，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库尔德人得以保留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与其截然不同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库尔德人，因主流群体的同化策略无法保留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当前正面临着民族消亡的威胁。长久以来，库尔德人作为外来的少数民族群，政治上受到轻视，自身的意愿得不到实现，促使他们心理上的族群认同感更加强烈。因返回外高加索故地已不再可能，他们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成立了库尔德人的协会，以加强中亚库尔德人之间的认同感和亲近感。这些社会组织致力于扩大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权利，积极争取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平等以及在库尔德聚居区实行民族自治等。

结 语

中亚的库尔德人自 20 世纪 30~40 年代迁居以来，在此定居已有近百年的时间。他们在适应新的生活环境的过程中，作为流散族群经历了从自我坚守到适应改变，再到族群身份和国民身份重构的普遍的文化适应过程。

^① В. Набиев, “Курды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RIATAZA, 13.09.2019, <https://riataza.com/2019/09/13/kurdy-kazahstana-i-srednej-azii-vakil-nabiev/>.

在离散迁徙的过程中，甚至“特殊移民”身份撤销前，他们仍然保持并坚守着自我族群的特性，但苏联解体以后，返迁无望的残酷现实使其只能选择积极地适应新环境。这是中亚与外部以及中亚内部文明交往的自然结果。^①

库尔德人作为散居中亚各国的流散族群，与本土的主流群体天然处于一个不平等的地位，因此主流群体的态度对于他们的民族融合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所倡导的“多元文化政策”，尊重和保留了库尔德人的族裔传统文化，推动了其与各族裔的融合。但该政策目前仍处于民族尊重和文化共存的层面，尚未通过民族融合和文化再造功能形成构建民族国家所需的文化基础。而作为外来的少数民族，库尔德人从维护族裔传统和权益，到寻求超越族裔限制的深度融合，再到参与建构国民身份认同，这种转变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库尔德人认同观念的未来方向。由于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熔炉效应”，两国境内的库尔德人正陷入丧失族裔文化特征和权利的恐惧之中，他们深感族裔压迫，在很多方面受到排斥和歧视。当前两国境内的库尔德人正面临库尔德语消失的威胁，库尔德语作为库尔德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其消失必然使得他们对族裔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淡化。

以库尔德人为代表的中亚“离散族群”是苏联政府推行民族政策和解决民族政策的后遗症。由“离散族群”引发的民族冲突是影响中亚国家稳定和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库尔德人为代表的中亚离散群体引发的民族冲突时有发生。独立以后，中亚各国推行了赋予主体民族特殊地位和权益的基本国策。倾向于保护和巩固以主体民族为核心的政治经济政策，这不仅有损“离散族群”的利益，引发其与主体民族的冲突，还导致其族群意识的强化和国民意识的淡化。离散族群作为跨界民族，其“族群身份”认同和“国民身份”认同的裂变，不仅导致社会融合度降低，还有可能导致国内边疆社会的动荡。中亚的库尔德人，作为散居库尔德人的组成部分，因为近年来族群意识的增强，正积极参与库尔德人的建国活动。鉴于此，当前他们在中亚的地缘影响力比其他“离

^① 黄民兴：《试论中亚历史上文明交往研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中东研究》2015年第1期，第229～237页。

散族群”更为强烈复杂，而且未来有可能成为地缘安全的政治危险源。为有效规避或消解由离散群体引发的民族冲突，国家应该采取兼容并包的多元民族政策，赋予离散群体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加强其“族群认同”和“国民认同”，对离散精英进行积极而正确的引导等。

[责任编辑：张玉友]

The Research of Bedouin Settlement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Saudi Arabia

Gao Yining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ethnic group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the settlement of Bedouin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Saudi Arabia. Saudi family began to take a lot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promote settled Bedouin in 1912,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ijra, the development of engineering settlement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ve-year plan. Many changes took place within the Bedouin tribe, and Bedouin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Saudi society, which was conducive to the stability and unity of Saudi Arabia and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country. Although Saudi Arabia Bedouin tribes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shell” has been broken, but the existence of tribal history for a long period of heavy and stubborn. The Bedouin tribal problem in Saudi Arabia is faced by nomadic tribes modernization, how to deal with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nd the problems of fusion left over after Bedou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have becom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faced by Saudi Arabia.

Keywords: Saudi Arabia; Bedouin; Settlement; Social Transformation

Kurds in Central Asia: Historic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Dilemma of Diaspora Peoples

Bai Shengjie

Abstract: In the 1930s and 1940s, the Kurds, who moved to Central Asia as special migrants, faced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in the resettlement sites. In the mid – 1950s, under the backdrop of a political thaw, the Soviet government rehabilitated the Kurds but did not allow them to return. In order to regain trans-Cauca-

sus and restore national autonomy, the Kurds have launched a game with various forces, bu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factors, the problem of their return has not been solved.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made it impossible for the Kurds to move back, they have struggled to integrate. The Kurds have experienced a general process of acculturation, from self-preservation to adaptation to change, and then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of the mainstream groups also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the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Kurds in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Keywords: Central Asia; Kurd; Diaspora; Acculturation; Soviet Union

Quasi-Cartel: A Probe into the Nature of OPEC

Chen Tengan

Abstract: OPEC occupies an important monopoly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oil market, but it is not a traditional cartel organization, because its behavior mode is not consistent with cartel organizations. As far as OPEC is concerned, its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 patterns leads to a “weak collusion” relationship among its member stat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OPEC as a cartel organization may lead to misunderstanding of its behavior policy analyse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organizational nature of OPEC,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quasi-cartel” to analyze it. As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hich is constructed by cartel way but not acting by cartel mode, “quasi-cartel” organization has three characteristics: resource monopoly, collective looseness and behavioral differe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behavior pattern of “quasi cartel” organiz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wo major factors: ① whether there are enough actors with full production capacity in the market; ② the choice between share and price among its members. The concept of “quasi-cartel” and the analysis of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 patterns can better understand OPEC’s collective actions and its related policies, and then it can also play a role in carrying out a relatively more accu-